

旧城草席:乡土技艺里的时光密码

通讯员 李清富 文/图

在威信县旧城镇,时光仿佛在这里沉淀出了一种独特的韵味,这种韵味与旧城草席紧密相连,承载着岁月的故事、家族的传承和乡土的记忆。

旧城草席,这一古老而实用的日常用品,不仅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,还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草席技艺的岁月温情

以前,在旧城镇,许多家庭以编织草席为生,这门技艺在家族中代代相传。

我的先祖历经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迁徙浪潮,而后辗转至云南定居。或许江南水乡那份匠心早已融入家族血脉,到了祖父这一辈,他不仅自幼学习木工,还掌握了编草席、草鞋等手艺。

受这些手艺启发,祖父潜心钻研,精心设计并制作出了立式席架等编织草席的工具,用这些工具编织出的草席平整顺滑,透气不闷汗,柔软不起皱,深受大家喜爱。

最初,人们编织草席只是为了改善生活,将睡觉垫的草帘换成更舒适的草席。草席质地柔软、透气性好,凉度适中,还能吸湿排汗,最重要的是价格实惠,因此在市场上很受欢迎。

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草席的价格逐渐上涨,其产销成了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,也见证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与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
村落里的技艺故事

在旧城镇,编织草席的能工巧匠众多。我的6个兄弟姐妹,还有父亲、母亲和祖父,个个都是编织草席的能手。每天晚饭后,“草席编织大战”便正式拉开帷幕,一家人分工明确,其乐融融。

手艺最精湛的数父亲和母亲,两人配合默契,一人掌扣把控经纬,一人持梭传递草席;祖父负责搓席边索;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和我握着线锤纺席线;弟弟妹妹们则负责撕竹麻。

村里编织草席的能手各有绝活:李大爷和毛阿婆手脚麻利,编得又快又好,一天能完成两床;我的爷爷擅长做席架和雕扣,他做的席架既实用又美观,雕出来的席扣尺码精准;母亲纺席线的速度最快,一天就能够纺一床草席所需的席线;赵阿婆最会种灯芯草,她种出的灯芯草又粗又长,可用于编织最受欢迎的通草席;袁伯娘能说会道,是卖草席的好手,堪称村里最出色的推销员;罗阿公和梁大哥是扯竹麻的行家,村里谁家需要扯竹麻都少不了他们……

草席技艺的岁月沉淀

编织草席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草席残片证明:早在7000年前,先民就已开始用野生水草编织席具,用于铺地或遮阳。

据古书记载,神农氏是凉席的发明者,而《孟子》中“织席以为食”的描述,则说明至战国时期,编织草席已发展为专门的职业。

古代文献中对草席的名称与分类已有详细记载。周朝有莞、蒲、蒲等五席之称,按材料可分为草、竹、兽皮三大类;草席又细分为蓆席(苇编)、芦席、稿席(稻麦秸编)及蒲席等。隋唐时期,广德湖畔的蔺姓农户精心培植了野生灯芯草,织成草



村民正在编织草席。

席铺地而坐,这便是“蒲草”和“蒲席”的由来。唐代草席生产规模日渐扩大,宁波古林镇一带的草席因质地优良而远销各地。到了宋代,草席生产已具规模,古林镇跻身全国草席的主要生产地与贸易集散地之列。清代,草席产业更加繁荣,嘉庆年间宁波开设的草席销售店遍布全国,年产草席逾百万床。

乡土技艺的智慧结晶

编织草席的工具看似简单,实则却蕴含着先民的智慧。

席架是制作草席的核心器具。制作时,将两根粗壮的木柱分别固定在宽厚的木板上(这块木板叫席脚板),再在木柱中间横置两根木梁以构成框架,上横梁两端各系一个双扣麻绳套,用于悬挂席扣和线轴。

席扣是一种特殊的木制工具,长条形,大多用质地细密且坚硬的梨木雕刻而成,正中间有一个手柄,通常排列着36对或40对半圆形、半方形的孔洞,正反交错,整齐有序。线轴则是1根长约130厘米、粗细如手指的竹棍,把它放在席扣下方,席线和席边索穿过席扣孔后,就牢牢地固定在了线轴上。

竹麻和灯芯草是制作草席的重要材料。竹麻取自嫩竹的表皮,经特殊处理后变得柔韧,分成细丝后纺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绳,这就是席线。席线粗细要均匀,太粗不仅浪费原材料,编织出来的草席还会凹凸不平;太细则容易断线,编织出来的草席也不结实。席边索是用竹麻手工搓制而成的绳索,粗细如筷子,每床草席两边各1对。灯芯草要种植在稻田中,精细管护。

织就草席的岁月沉香

编织草席是一门需要耐心与细心的手艺,关键在于两人协作完成。一人操作席扣把控经纬(席线)缝隙,另一人穿引纬线(席草),通过反复提扣、穿草、敲紧等步骤形成席面,最后修剪边缘即可完成。

首先要将席架上好好席线和席边索,这一步需要精准控制每根线的松紧度。然后两位匠人并排而坐,一人用席扣反复交替将席线分开,另一人手持梭杆牵引灯芯草穿过席线空隙。待梭杆退场后,掌扣人随即放平席扣并下压灯芯草,每编织8至10次,掌扣人就要适度用力敲打灯芯草数次,把草茎压实,直到草茎之间基本看不到席线为止。

时代变迁下的传承曙光

草席不仅是日常用品,还是乡土文化的载体。

在过去,一床优质的草席是结婚时的必备物品,寄托着父母对新人“同席相守,百年好合”的祝福。

夏季纳凉时,家家户户都会把草席铺在院子里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,勾勒出乡村特有的温馨场景。

对于孩童而言,草席就是童年的乐园,他们在上面嬉笑玩耍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忧无虑的夏日。

草席的纹样各具特色,有的地方钟情于吉祥图案,如龙凤呈祥、花开富贵等,寓意着美好的祝愿;有的则偏爱简洁的几何纹样,尽显质朴的美感。

这些纹样不仅是装饰,还是一个地区文化认同的符号,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随着现代寝具的日益增多,旧城草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如今,掌握这门技艺的匠人越来越少,且大多年事已高,就连相关工具的制作技艺也濒临失传,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制作一个好用的席扣了。

可喜的是,近年来,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再度提升,一些文化保护机构开始记录老匠人的技艺,这让我们看到了旧城草席重获新生的希望。保护编织草席这门技艺,不仅是为了保存一门古老的手艺,还是为了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根脉,让这份独特的乡土记忆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不绝,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。

在厨房的角落里,不经意间,我瞥见了几个洋瓜(佛手瓜)。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,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悲伤的往事。

这些洋瓜,是两个月前我去探望外公时,他拿给我的。当时,外公虽已在病中,却依旧面带笑容。如今,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看着眼前的这些洋瓜,外公的笑容仿佛刻在那间涌上心头,我的心像被潮水漫过,浸满了无尽的悲伤与绵长的思念。

在缺水缺土的困境中,这些洋瓜硬是熬过了整整两个月。它们仅凭着微弱的光,从母体中汲取维持生存的营养,竟在顶端悄悄冒出了幼芽。那蓬勃向上的姿态,宛如一曲无声的生命赞歌,我被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深深触动。于是,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移栽到花盆里,满心期许着它们能熬过寒冬,待来年春暖之际,焕发出勃勃生机,肆意生长。到那时,我一定会学着外公当年的样子,用同样的耐心与细致去照料这些洋瓜。我会为它们搭建架子,让其藤蔓自由舒展;我会化身忠诚的卫士,驱赶那些企图侵扰的虫子,护其安然生长;我会温柔地整理它们的藤蔓,就像在梳理一段段珍贵的回忆。每次望向它们,我总觉得外公从未真正离去,他只是化作了一缕温柔的风、一抹温暖的阳光,以一种静谧而深沉的方式,始终陪伴在我身旁。

小时候,外公家的墙角长着一蓬洋瓜藤,远远望去,就像一帘绿色的瀑布。它们的藤蔓层层叠叠,看不到明显的枝蔓,也瞧不见根系在哪儿,就这么恣意地生长着。外公说,这些随手种下的洋瓜,依托矮墙和架子肆意地向上攀爬,枝叶遮蔽了斑驳的瓦片,给老屋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每到夏天,满架淡黄色的小花可热闹啦!它们随风摇曳,散发出阵阵清香。蜜蜂循着香味,嗡嗡地飞过来采蜜;蝴蝶也被吸引,在花丛中翩翩起舞,像是在和花儿玩游戏。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怎能错过这般趣事,一个个像小侦探似的,在藤架下这儿瞅瞅、那儿看看,一心想找出大自然藏起来的宝贝。

秋风簌簌,满架的洋瓜轻轻晃荡起来,沙沙作响,仿佛正朝着我们开怀大笑。外公在一旁大声地说:“你们想摘哪

的,生怕别人吃亏,还会额外塞些洋瓜到对方的背篓里。在这样的礼尚往来中,我倒成了最大的“获利者”:手心和兜里全是顾客送的橘子、香蕉、米花等。卖完洋瓜,外公便会带我去供销社逛逛。买了盐和红糖后,他总不忘给我买上一把水果糖。那时,1角钱能买10颗水果糖,2分钱就能买到1个又大又甜的柿子。

一生勤劳节俭的外公,无论身处何地,总能将荒废的土地开垦成菜园。他的地里永远绿意盎然,即使是沟坎边角也从没放过,随意撒下几颗豌豆和蚕豆,来年我们总能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归。外公当年随手种下的薄荷,如今已蔓延了半个沟渠,只是再也没有一株,能带着他掌心的温度递到我手中了。拂去电动三轮上的灰尘,驾驶位空荡荡的,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。原来真正的告别从不是撕心裂肺的痛苦,而是当你回到他生活过的地方,触摸到他曾经用过的物品以及推开门喊他时却无人应答的空寂。

那天送走外公时,全村人都来了。大家都说外公是个好人,可他的一生又岂是这朴素的几个字能概括的?从小,外公就对我们说:“儿多母苦,你们的母亲养育7个子女实属不易。”他总是嘱咐我们要听母亲的话,多替母亲分担家务——这份教诲让



洋瓜。

个就摘哪个,随便挑!”那时的我个子还小,要够到藤架可不容易,得使劲儿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够到。外公摘下两个鲜嫩的洋瓜递给外婆,只见她利落地削去外皮,清洗干净后对半切开,再切成均匀的薄片。待灶上的铁锅烧得滚烫后,加入两勺混合油,随即放入干辣椒与蒜末,香气瞬间扑鼻而来。待干辣椒红亮微卷,蒜末泛起金黄时,倒入洋瓜片,再放上适量的盐 and 花椒面,翻炒之间,洋瓜散发出质朴的香气,一道家常美味就此诞生。

外公曾说,洋瓜藤冬天枯萎,夏天繁茂,只要根还在,来年必能再度焕发生机。那时的我哪懂这些草木智慧,只惦记着跟外公去赶集卖洋瓜。村里种洋瓜的农户不多,所以外公的洋瓜格外抢手。熟人来买,总有一番推让,外公的秤杆总是翘得高高

我懂得了什么是担当。赶集卖洋瓜时,外公对每个顾客都念叨着“称平斗满”,可他的秤杆永远翘得高高的,宁愿自己吃亏,也从不占别人便宜——这份实在教会了我诚信。外公常说,村子是他的根,乡亲们是他的亲人,因此他总是与人为善,逢人就笑——这份宽厚教会了我善良。外公一生勤劳节俭,攒下了丰厚的家底,临终前还把后事安排得妥妥当当,不曾给儿女添半点麻烦——这份坚韧教会了我责任。

外公虽然离开了,但他一生的爱就像洋瓜的根系,深深扎在子孙的心里。他的离开不是终结,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,我们会带着他的精神与品格继续前行,成为家族传承的力量源泉。正如他生前所期盼的那样,我们将会成为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的洋瓜,根深蒂固,枝繁叶茂,生生不息。

洋瓜映情 外公爱意绵延

通讯员 李才蝶 文/图

玉米浆粑粑:

承载乡愁的秋日味道

通讯员 牛文炬 文/图

“初秋银杏叶尚苍,玉米棒子似含糖。轻采几筐磨成浆,家家户户烙粑忙。”每年秋天,饱满的玉米棒子沉甸甸地挂在秸秆上,像一串串金黄的音符,奏响了丰收的序曲。乡亲们便知道,又到了做玉米浆粑粑的时节。

母亲常说:“玉米不等人,做浆粑粑要趁鲜。”于是,天刚蒙蒙亮,她就挎着竹篮走向玉米地,不一会儿便摘满了一筐玉米。母亲笑着说:“这是老品种,最适合做浆粑粑。”

回到家后,母亲系上围裙,用手指轻轻掐一掐玉米粒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做浆粑粑的诀窍:“太嫩了容易淌浆,太老了吃着发硬,掐得动,含浆足的才刚刚好。”脱粒时,玉米粒在竹筛里蹦跳,伴着院角的鸡鸣,成了童年最生动的曲子。堂屋中央的石磨缓缓转动,母亲弓着背推动磨杆,浓稠的玉米浆便从磨缝间缓缓流出。母亲总会往玉米浆里撒点糖精(那时的白糖是稀罕物),这一点甜足以让整个秋天都变得明亮起来。

玉米苞叶是制作浆粑粑的重要材料。母亲将玉米浆舀进清洗干净的苞叶里,小



玉米浆粑粑。

心翼翼地折成一个三角形,确保边角严实实。“包不严实,蒸汽一冲就散了形。”她

说,“包太大了蒸不熟,包太松了玉米浆会漏。”蒸笼冒热气时,白雾裹着玉米的清香

弥漫了整个厨房,连梁上的燕子都好奇地探头张望。揭开锅盖的那一刻,金黄的浆粑粑静静地躺在蒸屉上,仿佛刚从秋天的怀抱中醒来。蒸好的浆粑粑黄澄澄的,咬上一口,玉米的清甜混着苞叶的微香在舌尖绽放,烫得人直哈气,却又舍不得停下。

吃不完的浆粑粑会放在屋檐下晾干,直至硬得像块石头。肚子饿时,母亲就把它们埋进灶膛的草木灰里烘烤。随着炭火的噼啪作响,浆粑粑渐渐鼓了起来,表皮被烤得焦黄酥脆,里面还留着金黄的玉米碎粒。那时候总觉得,这味道比城里的任何饼干都要香。

浆粑粑做好后,母亲总会让我给左邻右舍送一些去。张奶奶会回赠一把新摘的豆角,李叔叔则递来几个橙黄透亮的柿子。食物在邻里间传递,人情也在炊烟中悄然升温。要是哪一年没做浆粑粑,母亲就会念叨:“我总觉得这一年的秋天好像少了点滋味。”

后来,我离家求学、工作,故乡渐渐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,越飘越远。城市里的早餐五花八门,可我却惦记着母亲做的浆粑粑。暑假结束时,行李箱里总会放着母亲晒干的浆粑粑。在异乡的宿舍用热水

把它泡软,虽然甜味淡了,却多了一缕乡愁。直到某个深秋,在菜市场看到一位老农蹲在角落里卖浆粑粑,那熟悉的香气忽然闯进心里——原来有些味道,早已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。

如今,母亲虽然老了,却依然坚持在秋收时节做浆粑粑。视频里,她一边剥玉米一边笑着说:“你们小时候特别爱吃浆粑粑,等做好了,我寄给你们。”拆开真空包装,放进微波炉加热30秒,熟悉的甜香瞬间弥漫开来,我的眼眶倏地湿了。

原来,母亲每年蒸的不只是浆粑粑,更是一缕秋光、半筐思念。浆粑粑的甜,是土地的馈赠,是母亲手掌的温度,更是秋天写给游子的情书——无论走多远,总有一份热气腾腾的牵挂挂在故乡的炊烟里等你。

有些食物在时代的洪流中渐渐淡忘,却在记忆深处始终温热如初。浆粑粑,不仅是舌尖的味道、母爱的印记、乡愁的象征,还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、金黄色的童年。每当秋天来临,我总会想起石磨转动的声响,灶上蒸腾的热气,以及母亲忙碌的身影——那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秋天。